

# 滇西反攻的血色荣光

——中国远征军抗战备要

■孙晓青

最初接触这段历史时我很惊讶：中国远征军的抗战荣光，竟然以一场溃败为开端，随之沦丧的是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，包括腾冲。

腾冲何其有名！徐霞客在此游历40天，赋予这座滇西重镇以“极边第一城”美誉。遥想那时的腾冲，必是城池坚固，物产丰饶，商贾云集，街市繁华。可惜，这一切都被后来的那场战争摧毁了。

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，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相继沦陷。出于打通国际援华通道坚持抗战的战略考量，国民政府批准云南省紧急修筑连通缅甸的公路。1938年8月31日，起自云南昆明、止于缅甸腊戍的滇缅公路贯通，全长1146公里。围绕这条为中国抗战输血的大动脉的争夺，滇西由战略后方变为抗战前线。1941年12月23日，中英双方签订《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》。中国编组远征军，准备入缅作战，又遭英方迟滞。直到1942年2月仰光危急，英方才请求中国军队迅速入缅作战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令于滇缅路待命的中国远征军共10万余人入缅作战。

历史不忍细看。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参战，却因英军怯战一退再退，以致中英联合作战计划一误再误。尽管前有戴安澜的第200师浴血坚守固，后有孙立人的新38师为营救英军取得仁安羌大捷，但在日军轻取腊戍、断我退路后，远征军开始溃败。

一部进入印度就地整训，成为日后反攻缅北主力的中国驻印军；一部绕道穿越野人山回国，被饥饿、瘴气、蛇蝎等折磨，死者无数；还有的沿滇缅公路回撤。尾随而至的日军趁机关进国门，直扑怒江。危急时刻，远征军独立工兵第24营果敢炸毁惠通桥，将日军阻隔在怒江西岸，双方就此开启长达两年的隔江对峙。

此役，远征军损兵折将，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战死，10万大军伤亡过半。中国共产党高度评价戴安澜将军的英雄气概和壮烈业绩，毛泽东同志为其赋诗：“外侮需人御，将军赋采薇。师称机械化，勇夺虎熊威。浴血东瓜（即同古，编者注）守，驱倭棠吉归。沙场竞殒命，壮志也无违。”

今天的腾冲已是著名旅游城市。我去得最多的，是滇西抗战纪念馆和国殇墓园——前者陈列着主要来自民间收藏的大量抗战文物，后者安葬着为腾冲抗战而牺牲的3000多名远征军官兵和盟军人员。

墓地和纪念馆最容易让人穿越历史，洞悉从前。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，中、美、英三方曾就滇西缅北反攻达成共识。不料，在稍后的德黑兰会议上，英国以欧战利益为由，决定取消在缅甸南部的军事行动。

恼人的雨季开始了，战机不容再失。1944年5月11日，中国远征军从9个渡口的宽大正面横渡怒江，拉开了滇西反攻序幕。

第20集团军第54军第198师主力过江后，沿着一条陡峭的古道开始仰攻高黎贡山。

很多年后，我随一支纪录片摄制组徒步翻越高黎贡山，亲身体悟到远征军冒死死攻的惨烈。用地图与现地对照，日军的防御阵地依山势层层抬高：马鞍山、小横沟、灰坡。灰坡的主阵地设在山的棱线位置，火力可覆盖山下广阔区域。试想雨季仰攻，漫天风雨裹着弹雨，遍地泥泞和着血水，大量伤亡是前进必付的代价。

更难以置信的是山上竟能冻死人！时值5月中旬，海拔六七百米的怒江河谷闷热难耐，可翻过灰坡再往上至冷水沟，海拔抬升至3000米以上，竟是遇雨成冬的气候。没有携带御寒被服的士兵，面对连日阴雨、严寒、饥饿、高海拔等因素叠加，出现大量非战斗减员。

从灰坡到片马，从大塘子到红木树，每一路仰攻都是血战。美军顾问团团长弗兰克·多恩曾对记者说：“战斗是在云层覆盖、海拔11000英尺的冰天雪地



1944·中国远征军（油画，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，中国美术馆藏）

赵力中作

之中进行的。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最高的陆上战争，称为云层上的战场。”

## 三

日军第56师团在怒江以西盘踞两年，围绕滇缅公路精心布防，主要支撑点即松山、腾冲和龙陵。远征军滇西反攻的三场关键战役，打的正是日军这三处要点。

要点工事坚固，体系完备，像是蛰伏在远征军前进道路上专等吞噬生命的巨兽。

比如松山，高耸在怒江西岸，山顶炮火可控制滇缅公路70余公里路段。日军第113联队拉孟守备队将松山打造成一座军事要塞。

第11集团军及第8军围攻松山3个月，伤亡很大。转机出现在8月间。荣1师接替新28师担任主攻后，将日军阵地按天干地支逐一编号，挨个拔除；打到子高地跟前时，发现阵地中央有个超大地堡难以接近，不得已祭出奇招：整体爆破。

此时，荣1师第3团阵地距子高地主堡不足200米。自8月3日起，第8军所属6个工兵连轮番上阵，在步兵掩护下进行坑道作业。经过半个多月昼夜施工，将坑道掘进至日军主堡的正下方，填放进3吨炸药。

1944年8月20日上午9时15分，随着一声令下“起爆”，偌大的主堡连同数十名日军瞬间灰飞烟灭。这是松山战役的转折点，远征军由此取得居高临下优势。

困兽犹斗。末日来临的日军更加疯狂，以致最后投入战场的第103师309团伤亡最大；担任主攻才几天，3个营长全部重伤，部队损失达三分之二，其中第3营一仗伤亡200多人，且以刀伤居多，显然是肉搏战中被日军刺伤、砍伤的；打到最后，团长及代理团长也先后负伤，只能将所剩无几的兵员和阵地交由荣3团指挥。

在远征军阵亡军官名单中，职务最高的是第20集团军的两个团长。他们都牺牲在腾冲作战中。第198师594团团长覃子斌，在攻打高黎贡山北麓公房的战斗中身负重伤，因山高坡陡无法及时下送而流尽最后一滴血。预备第2师5团团长李颐，在腾冲巷战中靠前指挥，不幸被日军狙击手击中，牺牲在腾冲前夕。强渡怒江的战前动员会上，他曾激励官兵：“打仗总是要死人的。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，我们要死得像军人的样子！”

牺牲换来胜利。9月14日上午，占领腾冲两年之久的日军第148联队覆灭，腾冲战役结束。第20集团军一路走来，经历大小战役40余场，毙敌大佐以下军官100余名、士兵6000余名，自己亦伤亡军官1234名、士兵17075名。

此前一周即9月7日，松山战役结束，日军拉孟守备队被全歼。第11集团军及第8军参战部队伤亡总数达7773人，与毙杀日军1280人之比，约为6.2比1。

## 四

牺牲在滇西反攻的年轻生命中，也有美国军人。腾冲的国殇墓园里，矗立着一座滇西抗战盟军阵亡将士纪念碑，安葬着19位盟军人员。其中，美军中尉夏伯尔牺牲在攻打高黎贡山灰坡的战斗中，是反攻开始后阵亡的第一位美军联络官，年仅22岁。

至于“飞虎队”，是中国民众对美国援华空军的称呼，在云南人尽皆知。从1942年到1945年，这支最初只有100架飞机、250人的志愿航空队，发展成为超过2万人和1000架作战飞机的美军第14航空队。他们和驻印度的美军第10航空队一起，完全掌握了中缅印战区的制空权。穿梭在著名“驼峰航线”上的美国军机，为中国抗战付出巨大牺牲，先后有超过500架运输机坠毁和失踪，牺牲和失踪飞行员及机组人员约1500多人。

滇西抗战纪念馆里，有一件美军飞行员的飞行员服，背上缝着一块绸布，上书12个汉字——“来华助战洋人，军民一体救护”。这就是当年广为人知的“血幅”。日寇占领腾冲期间，美军一架战机在腾北失事，飞行员卡尔尼成功跳伞。当地村民及时救助，并护送他翻过高黎贡山，移交保山的美军联络组。

那时候，民众对反攻寄予厚望，支援远征军作战热情高涨。众多青壮年参加了担架队、运输队，冒着枪林弹雨前送弹药，后送伤员。当远征军急需将困在户帕的60万斤军粮运至前线江街时，腾冲10个乡镇共出动2000多人，其中不乏妇女和老人，而妇女多是小脚，有的还抱着娃娃。户帕远在怒江东岸，跑一趟近百公里。时值雨季，运粮队伍冒雨跋涉，途中死亡超过200人。

史料记载：整个滇西反攻，腾冲县共出动民夫46000余人，死亡1300余人。难怪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战后感慨：反攻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，半是将士用命，力摧强寇，半是民众大力支持之功。

## 五

与进攻松山同日开打的龙陵战役，耗时最长，其间战役套着战役，攻防几经转换，呈现出更为复杂、更多波折的局面。

龙陵处于滇缅公路与腾龙公路交会的三岔口上：北上即腾冲，往东通松山，南下则是芒市。从1944年6月3日开始，第11集团军对龙陵先后围攻三次，前两次肃清外围后因日军增援而功败垂成。其间，日本缅甸方面军第33军迫于中国驻印军不断进军的压力，决定实施“断作战”计划，即在缅北取守势，在滇西行攻势，企图击败第11集团军主力，营救拉孟守备队、腾越守备队和平戛守备队，切断远征军与驻印军的联系。

滇西反攻过程中，日军虽不乏战术性反击，总体上却处于防御状态，唯独“断作战”是凶狠的战役进攻。远征军以牙还牙，死打硬拼。战斗胶着阶段，卫立煌果断将总预备队第200师和腾冲方面的第36师调至龙陵增援。进入9月中旬，当松山、腾冲被相继攻克后，日军“断作战”行动宣告失败。随后，第11集团军第三次围攻龙陵，终于锁定胜局。其时已是11月3日，战役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。

每一个日本师团都有汉字代号，第56师团的代号是“龙”。“龙兵团”葬身龙陵，也算是这群侵略者的宿命吧。

乘胜追击的远征军相继收复芒市、遮放、畹町，将残敌全部打出国门。此前，以中国驻印军为主的中美混合支队在缅北全歼密支那守敌，又先后攻克八莫、南坎，正向滇西方向挺进。

1945年1月27日，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。两支劲旅于次日在国门畹町举行了中印公路暨“史迪威公路”通车典礼。是日，蓝天深邃，白云悠然，和平的天空好静好美。

胜利的礼炮驱散了战火硝烟。在龙陵战役包括随后的芒遮浪追歼战中，日军伤亡12204人；远征军官兵伤亡37548人，另有3069人失踪。与日军伤亡数之比，远征军战龙陵也属代价高昂的“惨胜”。

“惨胜”也是胜。从“惨胜”的血色中浮现的，不正是自强不息、永不言败的民族精神之光吗？

8.3万平方公里国土收复，西南国际交通线重新打通——中国远征军完成历史使命，奉命于1945年3月回国，4月撤编。

学术支持：褚银  
版式设计：方汉、杨磊、贾国梁

